

杨端明◎著

杨端明散文集

栗褐色的梦

记忆

栗褐色的梦

原野本色

飞红蜻蜓

卡通的春天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杨端明◎著

杨端明散文集

栗褐色的梦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栗褐色的梦:杨端明散文集 / 杨端明著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 6
ISBN 7—5325—3464—2

I. 栗... II. 杨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8507 号

栗褐色的梦

杨端明散文集

杨端明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18,000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464—2

I · 1629 定价:1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

自序

杨端明

从发表第一篇至今，近三十年仅写了几十篇，只好争取主动，抢先批评自己愚钝和懒散，然后以业余为托词自我解脱，解脱之后再再将表扬与批评结合起来：有点收获就欢喜，虽然收获无多，终究坚持下来了，三十年持续的爱，差不多就是一辈子的爱了，不令人感动，难道也无人感慨吗？

因愚钝而缺少发现，偶尔有了发现了又找不到写的时间，碌碌复碌碌，惟恐地球停止转动。有了感受有了时间却满脑子庶务琐事，缺了闲适的心情。此时我决不肯动笔，毕竟不是职业不靠她维持生计，原本就是无功利目的纯粹的爱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凭什么要去硬写苦写死写。虽说“没有时间”之中有懒散的因素，然而真的不愿勉强，我喜欢惬意地写，享受愉悦，就像在郊区公路上驾车，蓝天白云丽日，白色混凝土路面笔直笔直，与天际连接，远处绿色的田野慢慢后移，近前的金菜花、红桃花、粉墙黛瓦一一闪过，打开车窗，料峭的春风夹裹着青草气味灌满车厢，调高音量，钢琴曲伴随心跳一起激荡，旋律漫溢出车厢，一路洒扬。

大海波澜壮阔，记下来就是鸿篇巨制；山溪澄澈灵动，本身就趣意盎然；河床塌陷当属灾难，可是坠落的水流，竟变成一道



精彩的瀑布。大多的生命状态如同平原上的河流，流淌得平缓平庸不见激情。河水浑浊，浑浊得像怎么也说不清的暧昧，其实平缓和平庸才是人生的主流，浑浊里蕴藏着不易一眼看透的丰富。生活看似平淡，只要打开心灵的窗口注视生活，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。姥姥和面，掺入自制的引子，孩子问引子有什么用，姥姥说有了引子才能发面做馒头，不然就是一团死面疙瘩；孩子长大了，长大的孩子明白，生活不能没有梦，生命需要心的呼唤，原来不单单发面用引子。我试图记下的是生活的体验。

将心灵的水与生活的泥土拌和起来，期盼从中抽出一枝小芽，这小芽非水非泥，却是水和泥土孕育。长不成大树的小芽，拾掇好一阵才有了小小的一束。由于种种原因剔去一些，小册子收入了四十四篇。部分篇末注明的年月日为以前发表的时间。《弄堂里那扇虚掩的小门》、《恶作剧》等几篇发表的与编入此书的面目有些不同，多为写作时毫无羁绊性情由之，待要寄往报刊才发现篇幅长了，于是删减，本书采用的是原始稿，其内容大体一致，只是容量有些大小。

此时，我全无写作时的潇洒，像一个刚过门的新嫁娘，做菜过程中在厨房里已经尝了又尝，端在初次见面的亲朋好友面前，依然磨磨蹭蹭不肯走开，用系在腰间的围裙一遍又一遍擦手，偷偷观察客人的反应。如果你手上有一本，不妨于闲暇之余，比如逛完街回到家里，与朋友刚刚聊完，看腻了电视，累了，背靠沙发或斜倚在床上随便翻翻，不合胃口的略过，见喜欢的下筷。

目 录

自序 / 1

枯黄的记忆

- 枯黄的记忆 / 3
靶子场的故事 / 14
同心苗圃 / 18
恶作剧 / 22
小馆旧事 / 28
弄堂里那扇虚掩的小门 / 36
同窗奇缘 / 42
嗨, 新上海 / 44
一片理发店 / 47

栗褐色的梦

赶集 / 53



瓦屋石	/ 56
斗鸡——碰碰	/ 59
栗褐色的梦	/ 61
台上刘家村	/ 63
老家	/ 77
荣成行路	/ 79

原型本色

大烧锅姥爷和我姥爷	/ 85
淑娇姑	/ 89
两位班主任老师	/ 93
我的妻子	/ 98
儿子的娘娘腔	/ 101
父亲	/ 103
老李其人	/ 109

原型本色	/ 112
真情雨境	/ 120

放飞红蜻蜓

参观伦敦蜡像馆	/ 125
美元世界	/ 127
瓦萨号	/ 129
丝路	/ 133
白水冲记	/ 136
猛洞河战事	/ 139
杭州人的博物馆情结	/ 142
北海买珠	/ 146
由《红岩》走进红岩	/ 149
放飞红蜻蜓	/ 153



卡逊的春天

- 胶东骑驴 / 159
人与人之间 / 161
拴在手机裤带上的人们 / 164
如何善待动物 / 167
卡逊的春天 / 171
话说弹格路 / 173
自信 / 177
我不懂…… / 181
环保笔记 / 185

枯黄的记忆

干枯焦黄，一片片飘落下来，刚触到地面，倏地弹了起来，几经上下方才落定，落叶多了，淅淅沥沥竟弄出些声响，树下铺满了，小径不见了，赶紧拿扫帚轻轻地拢一拢，便有了这样一堆昔日的枯黄。



枯黄的记忆

三年自然灾害开始，我还没上学。家里粮食不够吃，排队买油条，有一段时间卖油条不收粮票。现在的孩子会说，粮食不够倒吃油条，那也不错嘛。或者说粮票不够钞票不少嘛。其实，那年头所有的财力都用来对付肚子了，最低的需求都满足不了，饿得惶惶不可终日，别无他顾了，双职工人家确实感到有钱而买不到食品。大冬天，四五点钟就被姥爷叫起，出门。路灯惨白，街道空寂，秋风遗落的几片枯黄的树叶，由风催着在路面上沙沙行走。排了好长时间，做油条的才来，看他们打开昨天封的炉子，加煤球起油锅，揉面团擀条胚，扯长了下油锅。队排得长蛇一样，拐几个弯。六点多开始卖，每人两根，卖完一个，挪动一步，队伍打前头往后蠕动一次，蠕动未至队尾，又开始了新一轮。每天被姥爷早早叫起，睡眼惺忪地傻站着，待后面有人排上了，姥爷与之打个招呼，意思要后面的人确认他是排队的，然后回家做事去了，估摸着排到才来。有一回眼看到了油锅跟前姥爷也没来，我哭着跑回家，这一趟早算是白起了。后来有经验了脸皮也厚了，姥爷不到就让后面的先买，再不来我就紧靠炉边愣站着，一旦离开人家就不认你了。一次尿急了，心急尿更急，死憋着也



不敢离开，憋得面红耳赤小肚子梆梆硬。

姥姥做馒头，用秤称，一样的分量，无论大人小孩一顿一个。唯有一个偷偷让秤尾翘得高些，是悄悄给我做的。我是孩子中最大的，姥姥说长身体多吃点。每次开锅掀笼屉，弟弟都守在边上，馒头还冒着灼手的热气，弟弟总是一把就抓住那个稍大一点的。其实我辨不出大小，差别太小了，大小上姥姥也辨不出，只是记住了那只馒头的位置。姥姥绝不能说破，因为她自己在作弊，只能心虚地指向另外一只，说这个大吃这个。弟弟很自信，不肯。有一段时间按计划供应豆腐渣，搁点小葱炒炒，吃得出还有些残余的黄豆味，香，那时候什么都香。父母说那年月总觉得有钱，怎么也花不了，有钱也买不到垫饥的东西。有一次，我们全家逛南京路上的第一食品商店，买不要粮票的东西，能吃的就行，记得买了很多酱菜，什锦菜、萝卜干、糖醋大蒜什么的。出商店门时下雨，叫了三轮车回家，撑起雨棚放下雨帘，我坐在暗暗的车座上，打开纸包找糖醋大蒜，一路吃到家，一气将大蒜送进了肚子，真是天上的美味，好吃。城市的柏油马路长不出吃的，吃的唯一渠道就是买，买不到什么办法也没有。榨花生油的油渣叫花生饼子，榨干油的花生饼子坚硬如石，用铁锤才能砸开，原是泡了喂猪的，现在分给人吃。乡下托人带来，放炉子上烤，烤老长时间才软乎些，居然还有一丝花生香味。

自然灾害过去了，将就着能填饱肚子了，然身处短缺经济中

的少年总是饥肠辘辘，稍改善一下伙食就会有惊人之举，饺子一顿吃过七十多个，山东特有的大菜包一顿二十几只，这还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。刚参加工作干的是泥水匠，中午我总是六两米饭四块大肥肉，其实肚子还能承载，为学徒工资的购买力所限罢了。荒年落下的吃相，被饥饿感鞭策催赶着，吃饭根本不嚼，放进嘴里团成一团就咽下了，无暇顾及咸淡，直取填饱胃腹的快感。一位泥工老师傅更厉害：食堂的饭蒸在饭盒里，四两一盒，老师傅用筷子画个十字割成四块，一口一块，最后将菜往嘴里一扒拉，完了。

有一年组织民兵拉练，工程队凑了一个班参加区里的拉练民兵团，记忆深刻的事还是与吃有关。拉练的饮食很艰苦，只有生病才有机会享受病号饭，病号饭是一个蔬菜一个荷包蛋一碗面，尤其那只雪白的荷包蛋，还有一圈金黄的镶边，条件越艰苦荷包蛋越发诱人，想像中一口咬下去，溏心蛋黄顺着嘴角挂下来的感觉，终于忍不住装起了病号，吃上了荷包蛋。未曾料到这一顿正巧全团改善伙食，每人一块面拖大排再加上一块赤酱浓汁的红烧肉，这下子算是吃了大亏了。还有一次，队伍傍晚才抵达营地。我们连驻扎的村子偏远，离随团部的炊事班有一里多路，那天行军路线长强度大，吃饭晚，忘了什么原因给饭又少，大家都早早躺到了地铺上，无可奈何地咕哝，明天再吃个饱吧。那顿又是一次改善伙食，吃的猪油菜饭，平日六两的我吃了不到三两，饥饿



难忍，我决定到团部添饭。我是副班长，副班长本来就管生活，邀请搭档，没人愿意，于是班副一人夹着盛饭的面盆拿起电筒上路了。路远不说，要命的是途中必经一片坟地，好在肚子咕咕地伴奏，菜饭浓香的诱惑，没觉得怎么害怕人已到了团部。先慰问肚子，恶狠狠吃个饱，然后盛满面盆返回。天是好天，月高星亮，冬天的旷野一片肃杀，一边是坟冢起伏，一边是黑咕隆咚的河流。不远处几棵树怎么看怎么像人，总觉得墓碑后有人蹲着，不敢学鲁迅踢鬼，它不踢我就万幸了。我一边提防坟堆边的鬼，一边瞅着河边密深的枯草丛，提防隐藏其中的阶级敌人，听说这里时常有人跳河，月光照在河面，泛着粼粼银波，忽闪忽闪怪诞恐怖。去的路上心里也怕，但有饥饿的肚子顶着，强烈的饥饿感是主要矛盾，饥饿于团部圆满解决，受饥饿压抑的悚惧立刻成为主宰。除了马克思说的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让人铤而走险外，饥饿也会让人铤而走险，饥民造反是饿至极点的例子。心脏犹如擂鼓，铿锵有力，我告诫自己要沉着，然不听使唤的下肢索性撒腿跑开了。回到宿营地，七歪八倒的弟兄们跳起来高呼乌拉，边往嘴里大口扒饭边问：经过坟地怕吗？胸口鼓声未定，嘴上却轻描淡写：没什么。班里的弟兄都是师傅辈，只我一个学徒工，他们眼里我只是个打饭的小阿弟，可是打此以后师傅们便不叫我小杨，称副班长，回到工程队好久还呼班副。

生活好了人已中年，饭量大不如前，吃饭的劲头却英雄不减

当年。开饭前一小时生理的开饭铃就响了，早早地蓄势待发，上饭时已呈饿狼扑食之势，常忘了吃第几碗，反正粗放式管理无计量指标。至今动则大肉，肥的，没有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的讲究。

我吃七十个饺子时已读大部头小说了，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火种》、《红岩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，读了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革命斗争小说。不为陌生字所羁绊，不懂的意思略过，两三天一部。读多了满脑子都是小说人物，自我想像中我总是扮演一个自己最崇拜的角色，比如机智果敢的游击队长、武艺高强的孤胆英雄、有点像坏人其实是好人的地下工作者，而且总是在老师和同学遭难时解救他们于倒悬，或者在他们惊愕和崇敬的目光中慷慨赴义，因而久久沉浸于虚幻之中激动不已。也有的时候将自己置于叛徒的处境，看看叛徒经受不了的考验我能不能经受，结果十分沮丧，凡叛徒过不了的坎自己也迈不过去。我想可以抢在严刑拷打之前自杀，可是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于是心又不甘，有一阵子自己深深陷于既不想当叛徒又不想死的两难境地。虽然囫圇吞枣，但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还是鲜活地记在脑中。成人后重读，除描写爱情部分印象模糊外，都像昨天读过一样。三年级读第一本小说《儿女风尘记》，写的好像育婴堂孩子们的故事，不知发行量小还是记错了书名，之后我有意找过，再也无缘谋面。父亲订的报纸《参考消息》我也看，一次母亲对同事说，刚听传达文件，苏联在中苏



边境结集了多少个师。多少说不上，我插嘴说14个师，母亲说对，继而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，我说《参考消息》上有的。

文革开始了。有书的人家遭殃了，能卖的赶快换几个小钱回来，来不及卖的只能付之一炬。我们家不藏书，小说都是母亲借单位借同事的，除了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等一些政治读物。学校停课闹革命了，孩子们没有革命好闹，可是不用上学了，对停课打心眼里拥护。只是一时间没小说看了，即使不卖不烧的人家也不敢拿出来散毒。没关系，看小报，形形色色的造反队、司令部编的。看传单，大楼上经常飘撒花花绿绿的传单。看大字报，有许多从不知晓的内容，自中央领导到里弄干部。大幅标语铺天盖地，市政协（政治协商会议）附近的一条印象最深：政治岂能协商。我大为佩服，心想这么多年来毛主席怎么也没察觉。父亲作为单位的支部书记当然是当权派，当然得挨批斗。记得父亲单位有一条写在平房红瓦屋顶上的巨幅标语：黑支部有黑书记，黑书记发展黑党员，打倒×××。父亲天天晚上在家写检查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把大凳子当桌子。随时有可能被抄家，为防抄家惊吓孩子，我们被转移至老家，远离文革初期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。老家也有文革，毕竟逊于上海，只有小孩撒尿般的细流，且时续时断、一股子一股子的。老家精神粮食极度匮乏，别说小说，小报也没有，只有糊在墙上发黄的报纸，糊得颠颠倒倒，我斜过来看再歪过去看。